

志卷第七十八

宋史一百二十五

閏儀言上稽錄軍國軍事前書君丞相樞密國史總筵事知樞密院等奉
勅修

禮二十八 凶禮四

士庶人喪禮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
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
昉等奏議曰唐大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
得於喪家及塋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三

三百六十五
年令百姓喪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為飾及陳設
音樂華物稍涉僭越並勒毀除臣等參詳子孫之葬
父祖卑幼之葬尊親全尚樸素即有傷孝道其所用
錦繡伏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攔街設祭身無官
而華用方相者望嚴禁之其詔葬設祭者不在此限
又準後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參官喪舉昇者
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牀七品常參
官昇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牀六品
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昇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
器十五事置五牀並許設紼籠二庶人昇者八人明

器十二事置兩牀悉用香舉魂車其品官葬祖父
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
以上依今式施行望令御史臺街司頒行限百日率
從新制限滿違者以違禁之物給巡司為賞喪家輒
舉樂者譴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從之九
年詔曰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隣里
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
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
際歌吹為娛靈柩之前令章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
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

四百八
在官中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景德二年開
封府言文武官亡歿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
大卿監大將軍觀察使命婦郡夫人已上即據狀聞
奏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鐘其聲數旋俟進止自餘
悉禁從之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
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
焚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其者焚而置
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
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
棄韓琦鎮并州以官地葬貧民給民安葬至今為

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
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
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禪風化
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榮蕤言比因臣僚陳
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
為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葬至
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
化為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况州縣休息之久生聚
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
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

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
貧下之民并容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
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
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服紀宋天子及諸臣服制前史皆散記諸禮中未嘗
特錄之也後史則表而出之高宗於外廷以日易月
於內廷則行三年之禮御朝則淺素淺黃孝宗又力
持三年之制皇帝未成服則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
黑銀帶絲鞋成服日布梁冠

朱熹云不當用

朱熹云不當用

朱熹云不當用

大袖衫朱熹云不當用布裙袴腰經竹杖白綾襯衫

或斜巾帽子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幘頭欄衫腰

經布袴大祥畢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素履黑銀帶禪祭

畢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祔廟日服履黃袍紅

帶御正殿視事則卓幘頭淺黃袍黑鞋犀帶素絲鞋此中

興後制也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大袖衫

布裙首經腰經竹杖小祥不易服大祥禮畢始去杖去經

禪祭畢始服素紗軟脚幘頭白袍黑銀帶祔廟畢服

卓幘頭黑鞋犀帶每遇過宮廟謁則衰經行禮二十

五月而除三年之內禁中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視
事則御內殿服白布幘頭白布袍黑銀帶殿設素幄

每五日一次過宮則衰經而杖虞祭則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受金使弔則衰經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受賀節使則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是時宰執近臣皆不肯行惟斷自上心堅不可奪大臣乃不敢言贊其決者惟救局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臣為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經竹杖或布幘頭襪衫布斜巾絹襯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知閣門事前殿都知押班布梁冠

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經或幘頭襪衫自餘文武百官布幘頭襪衫腰經而已入局治事並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脚折上巾黥公服白鞋錫帶禫除畢去黥服常服仍黑帶阜鞞鞞附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光宗居孝宗之憂趙汝愚當國始令群臣服白涼衫阜帶治事逮終制乃止寧宗居光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阜帶以治事從禮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襪衫麻腰經朝晡臨三日除之內

外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帔首經緝襯衫帕首士庶
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
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綵及樂淳熙
十四年十月以將作監常璞充金國告哀使閣門舍
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
從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襪衫布袴腰經布
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幘頭黥色公服
黑鞵犀帶青繖皂鞍韉俟禫除即從吉服仍繫黑帶
去魚涼繖韉並從禫制并去絨座三節人衣紫衫黑
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里不聽使副審度隨宜改
易服用從之或遺留遺信物使同上服

喪服雜議慶曆七年侍御史呂鼎臣言武班及諸職
司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甚有褻素紗幘頭者殊
失肅下尊上之禮欲乞文武兩班除以官品起復許
褻素紗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吏雖有親喪服未
除並須光紗加首不得更褻素紗詔送太常禮院禮院
言準令文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在朝參處常
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家依其服制其
被起者及暮喪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聽不預
今鼎臣所奏有礙令文詔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淺

字四百
色素紗人更不令祇應

丁父母憂淳化五年八月詔曰孝為百行之本喪有三年之制著于典禮以厚人倫中外文武官子弟或父兄之淪亡蒙朝廷之齒叙未及卒哭已聞蒞官遽忘哀戚頗玷風教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歿特被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趣赴公叅御史臺專加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者丁憂並令持服又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既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峽官除州軍長吏奏其餘並許解

官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慈義士所執守一悖于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况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聞不可習以為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

四百八十一
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法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昭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

則是隨其先後三以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慶曆二年太常禮院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二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雜難盡解官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公除與祭景祐二年禮儀使言天聖五年太常

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叅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祭御史以禮有總麻已上喪不得聽赴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總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官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晉已降變而從雅總已上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官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又王涇郊祀錄總麻已上

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去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總麻已上喪遣充掌事者答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總麻已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慶曆七年禮官

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慘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為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總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總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

郊太廟俱為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為愈重朝廷每因大禮待祠之官普有露齎使居喪之人得預祠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柰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綬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謹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麻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

四百个
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
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天聖五年侍講學
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司外州執守服制詞旨
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顛倒謬妄難
可遽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
制度編附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定翰林學士承
旨劉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應禮經然其義簡
奧世俗不能盡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若兩相為服無
所降殺舊皆言服者具載所至服之人其言周者不
避唐諱合復為期又節取假寧令附五服敕後以便

有司仍板印頒行而喪服親踈隆殺之紀始有定制
矣

子為嫁母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郭禎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禎無伯叔兄弟獨
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禎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
敕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
母其左方注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
無服詔議之侍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敕開元五
服制度開寶正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
異然假寧令諸喪斬齊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朞及為

三百八十八
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中心
喪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為
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
服二十五月內為心喪載詳格令子為嫁母雖為父
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
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學
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為出嫁母解官行喪若
使生為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
杖朞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敕俾終
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為人後猶服家

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
釋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譙周云非父所絕為
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為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
衛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
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石苞問淳于
睿為父後者不為出母庶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
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
譏君為詳正有引子思之義為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
明矣積之行服是不為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

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為之服菴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為已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為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既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為父後者為嫁母杖周不為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敕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為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聖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庶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

年待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敕國朝見行典制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議雖為父後猶為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為出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劉智言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故云猶為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况天聖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降杖菴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

三百九十五
若俯同諸子杖朞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為父後無
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服齊衰卒哭
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
通禮五服年月數為父後為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
遠如諸子非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數
降服齊衰杖朞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
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
服皆二十五月內為心喪其義一也郭頴應得子為
父後之條緣其解官行服已過并有年難於追改後當
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子為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冊
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
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
則為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
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
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
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妾母且猶三年况親
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
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南齊褚淵遭
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後嫡母是郡公主

四百个
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為名自今顯官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第遣墜職熙寧三年詔御史臺審決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喪御史臺言在法庶子為父後如嫡母存為所生母服總三月仍解官守心喪若不為父後為所生母持齊衰三年正服而禫今定所生仇氏亡日定未嘗請解官持心喪止以父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總麻而解官心喪三年時王安石定擢為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罷免婦為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

喪服傳開元禮儀纂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為舅姑服周近代時俗多為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之文禮圖刑統乃邦家之典豈可守書儀小說而為國章邪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戶婚律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各離之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又書儀舅姑之服斬衰三年亦準敕行用律敕有差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暮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在理為當况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會要嫂

四百八
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升增為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為朞衆子婦小功增為大功父在為母服朞高宗增為三年婦為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總麻及堂姨舅袒免至今遵行况三年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處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况婦為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况孝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為萬世法欲望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鍾歿並無服重子婦餘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即未審解官以否禮院言按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正義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朞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又按令文為祖後者卒為祖母祖父歿嫡孫為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並解官合依禮令寶元三年度支

四百个
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罔知所適乞降條制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為祖後者祖卒則為祖母又曰齊衰不杖其為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為祖後者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為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為祖母也為後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為差庶祖母不祔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為祭主不得申於私恩若受重於父代而養為後可也又曰庶祖母合從何服曲直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為祖庶母

後者之服晉王廙議曰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為之服况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歿為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看詳五服年月敕不載持重之文於義纂即有所據今薛紳不為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令文及通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為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創修之書未可據以決事且所引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說不出於六經臣已別狀

奏駁今薛紳為朕之孫耀卿為別子始祖紳繼別之後為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臣謹按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据義纂稱重於父亦有二說一者嫡長子自為正體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長亡取嫡或庶次承傳父重亦名為受重也若繼別子之後自為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遠係庶祖母為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己之故為之三年可也詳義纂所謂受重於心者指嫡長子亡次子承傳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且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

聞奏衆官參詳耀卿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代養當服之也又薛紳頃因籍田覃恩乞特叙封母氏恩澤迴授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朝廷以耀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特許封邑豈可王氏生則輒邀國恩歿則不受重服况紳被王氏鞠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三年之服詔從之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為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宋敏求議曰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况

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乎古者重嫡正貴所傳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者有變也今中立未及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或謂已服暮不當改服斬而更為重制按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暮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服遂著為定式熙寧八年禮院請為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

第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即立庶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眾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嫡曾孫次莊為嫡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

四百个
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即嫡
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
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雜議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彛聘王顯孫女將大
歸而德彛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按禮曾子問曰娶女
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
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朞三年之恩也文服斬
衰又刑統云依禮有三月廟見有未廟見就婚等三
種之文妻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
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並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衰

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殯即除之天聖七年興
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黃價同保臣預
解送之後本軍言黃價昨赴舉時有叔為僧喪服未
滿臣例當駁放竊思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况僧
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準敕不得均分父母田
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經死則法
門弟子為之制服其於本族並無服式望下禮官詳
議許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檢會敕文朞周尊長服不
得取應又禮為叔父齊衰朞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
其黃價為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皇祐四年吉州

四百个
司理叅軍祝紳幼孤鞠於元嫂已嘗為嫂持服元喪
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為言仁宗曰近世蓋有匿親
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
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繼絕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褒故
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褒絕
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
南郊赦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為立繼者官為施行今
戶絕家許近親尊長人即繼已有著令即不當官為施
行四年右武衛大將王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

侯克端子叔博為嗣請赴期朝參起居而不為克端
服大宗正司以聞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遂詔宗室
居父母喪者母得乞為繼嗣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
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
棣已嘗用安石孫息例官可以棣為雱後以稱朕善
善之意先是元豐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為
孫據晉侍中荀顛無子以兄之孫為孫其後王彥林
請以弟彥通為叔母宋繼絕孫詔皆如所請淳熙四
年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知蜀州吳橫申明乞自今
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理遣

還若所養子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即聽所
養母愬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
嗣

志卷第七十八

宋史二百二十六

志卷第七十九

開禧儀同三司王贊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滕等奉

勅修

樂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
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
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
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
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
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

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圓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
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
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
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舛鬱震掉
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
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
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
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
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
求一桴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

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
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
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
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
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
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
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成謂之雅樂頒
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
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
是時桑間濮上之音一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

以其制作有一定之準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
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
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
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
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
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
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
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
愚者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
倫移宮換羽特餘事下去德懋靡曼而歸之和平澹

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
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
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
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
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
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爲
樂志

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所以和民心而化
天下也歷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樂令惟著器服之
名後唐莊宗起於朔所好不過北鄙鄭衛而已先

三百八十二个
王雅樂殆將掃地晉福中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
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嘗觀樂縣問宮人不能答由是
愚雅樂凌法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詔翰林學
士竇儼兼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
準編古今樂事為正樂宋初命儼仍兼太常建隆元
年二月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
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
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
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
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

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
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
軒縣出入為良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豆入為豐
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
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
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
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
大慶之舞從之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
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

四百个
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
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
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
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
成都孟昶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
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
舊制宮縣三十六虜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
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
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
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

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
十二案其制設檀林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
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鈔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
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叉手
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
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
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
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八左四右二樂人執持
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
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

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
竇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
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
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
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
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群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
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群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
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
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
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

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
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
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
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
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貫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
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
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
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
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

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
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饒鐸雅相金鉦鼗鼓并引
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
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
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
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
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
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
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
樂章如所請六年岷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

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也水成文馴象由遠
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
于郊廟詔岷作瑞文馴象玉鳥雀四瑞樂章以備
登歌未幾岷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
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
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
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
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
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
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

之樂並從之太常寺又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三十
虞郊社二十虞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
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因立增一
六虞餘依前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九年嵐
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
州鳳凰集諸州麥兩穗二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
比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
從之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嶠上言兄峴
嘗於景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

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觀來歲
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則文武二舞亦
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
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
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
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
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
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三年元
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
歌五瑞曲自此遂為定制嶠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

尤者作為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
 有司雖承認詔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太宗嘗謂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至道
 元年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凡
 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
 側蜀調黃鐘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宮調
 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
 三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二曲商調十三曲
 角調二十三曲徵調一
 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
 黃鐘調十九曲
 曲瑟調七曲造五絃阮宮

調商調鳳吟調用調徵調羽調黃鐘調無射商調瑟
 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宮調鶴唳天弄
 鳳吟商調鳳來儀弄九二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
 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
 十曲黃鐘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
 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阮成以示中書門
 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和之道朕
 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音尚存遺美琴
 七弦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
 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

三百九十字
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
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
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
以九弦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
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
廟止奏黃鐘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
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贇同按試擇其曉習
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俸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

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
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
驟變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修飾
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
及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
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
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藥物名數目曰
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
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
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埙

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復擊鈔鐘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頗為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誦唱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至是詔曰致恭明神邦國

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冊之彝在早矧在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典用格明靈自今諸人祠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觀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九月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

謂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禋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禋安之樂爲禋安飲福禋安之樂爲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十月真宗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觀亞獻終獻皆不

作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擬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圜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獻並用登歌五年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製詔可之聖製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

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虞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虞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于郊廟自時厥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真獻

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後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酌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奇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身太廟奉

慈廟大享明堂祫享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裸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為之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初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柷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柷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

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馬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

以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鏞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罇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虜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

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正不相凌謂之慢慢不相

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侯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

議以聞鐘舊飾旋蟲改為龍乃遣使採泗濱浮石千餘段以爲縣磬先是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鼗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頽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旣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臣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猶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

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製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圓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良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

四百八十一
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西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庭備奏四隅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鑄鐘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鑄甘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鑄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

之中鑄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鑄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守王制也詔從焉隋製內宮縣二十處以大磬代鑄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鐘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

四百八十一
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罍鐘本施內宮遂及采祀隋
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
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
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
宮縣則三十六虞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
謂宜同於罍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
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樂
之節也詔可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
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
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依進軍作而無終始之別且

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罍者所謂和鼓
也鏡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咳
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
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
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罍以和之左執相以
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又舞之將成也則鳴鏡以退行
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罍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
協舞儀請如初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
鼓始以磬代罍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

四百八
千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
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
以來中宮之縣旣用罇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
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
援舊典已用特磬代罇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爲體今
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
奏可大樂埴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土音或奏
言祝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
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扞之鄭康成以
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用法也又用明制作之意有

所本焉祝之中東之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
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
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
宜用康成之說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
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
因自造箏箏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
阮大稽凡十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
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
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
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

四百一
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
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大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
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
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之宮大呂之角大
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
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之
徵黃鐘之宮大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
獻五帝以林鐘之宮大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
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于
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

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
謂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瓊厚安
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瓊衍安以
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
圓丘太祖配以黃鐘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
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大簇之宮作皇安以奠
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
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
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
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

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祗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為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聲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擬笙演之於壬式值甲之

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脩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

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其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為不可御史曹脩睦亦為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志卷第七十九

志卷第八十

宋史一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事前書右丞相魯穆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初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

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馮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

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

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圖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踈

宋史一百二十七
勞
羊
寫

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

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推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推鞀以應之又所造大字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

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圓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

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

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

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

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

翔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

四百字
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
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
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
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大簇爲角獻青帝
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鐘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
帝應鐘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
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九月
帝服韡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
樂自宮采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
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

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埙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
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
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
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
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爲鑄鐘特
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
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
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
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泯然必太平始克
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

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義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使

經文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

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獲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

潤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齋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罇鐘十二黃鐘

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角衡并
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
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
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
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
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
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
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
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
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

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
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
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
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
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爲
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
博去其一以爲股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
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
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
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

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据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

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三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由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

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
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
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
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十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
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
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
煩費世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
然未_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
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
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

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
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
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
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
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
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
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
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
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

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
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
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
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
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名云粵
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
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紐
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角而震神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

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
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
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
爲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四年
九月御製袷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
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
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
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
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
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

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敵者聖人用以終者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擊是祝敵之用旣云

下而擊鼗知鳴球與祝敵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敵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敵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接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

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
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
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
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
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
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
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
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
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
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

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
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
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
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
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
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
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
歌誠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
大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

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園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得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瑤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

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邇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祚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亡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

三百九十三
自後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
官於樂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
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祝而聲已過舉故而聲不止
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戛故而
聲少止擊祝則樂復作以盡台止之義其二大樂降
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
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
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
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元豐二年詳定所

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
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
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
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
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中書門下
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
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
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
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
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

四百一
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
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
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 矢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
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鄼綴各
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
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
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
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
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爲四
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

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纛漆之柄求之
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新羽
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
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
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錡二四工舉二工執鐻執
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
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
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鄼綴總于正立定位堂上長歌
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
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錡

和之以金錫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為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為一伐四伐為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一表為一變至第三表為二變至北第一表為三變舞者覆身嚮空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為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為五變舞蹈而進為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罇廢錫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為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為擊刺之容則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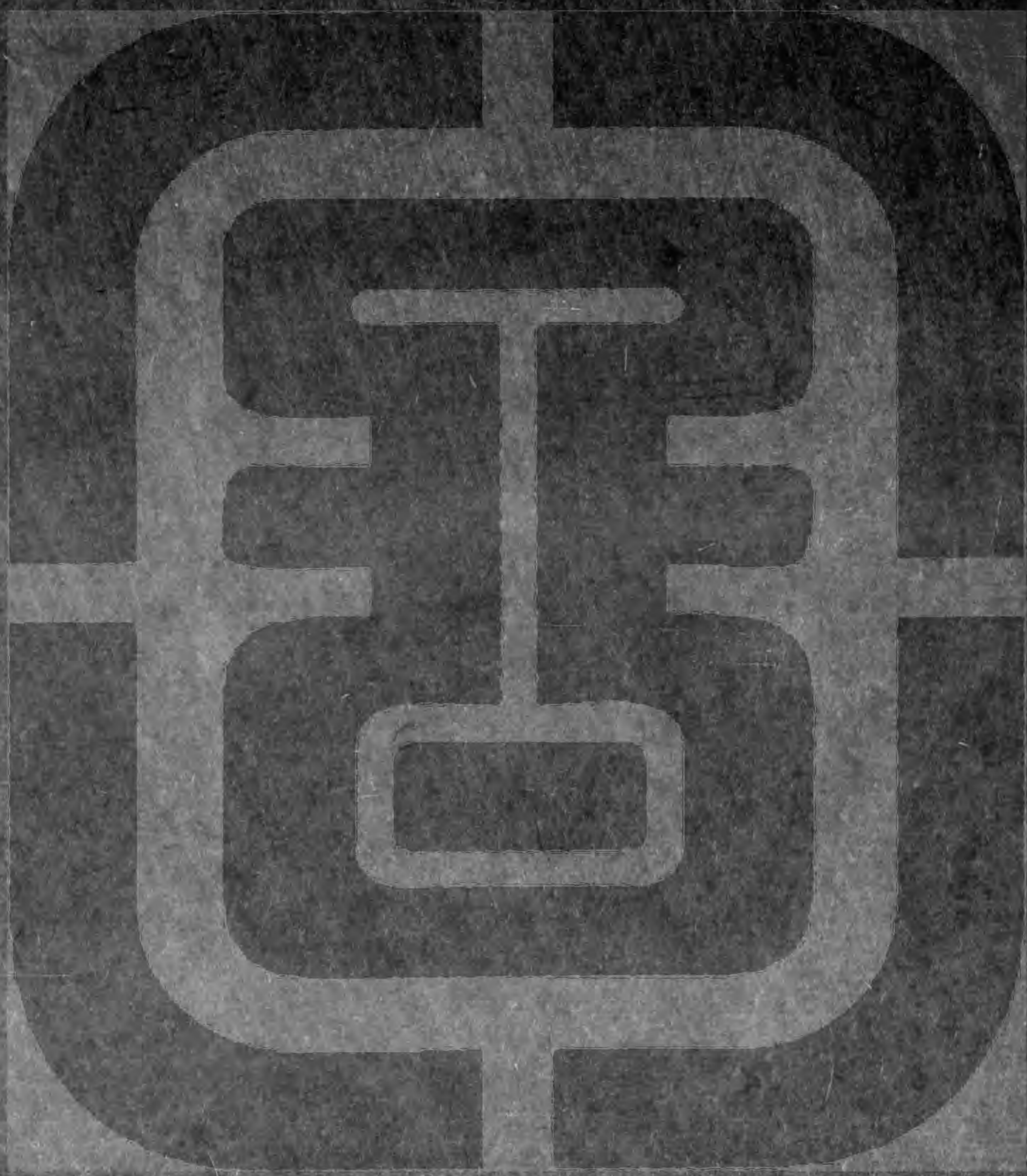
執于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于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于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為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應合十有二依李昭所奏以月建為均與罇鐘相應鞀應在建鼓旁是亦朔聲應聲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鞀

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
 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
 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昭議作晉鼓以為樂
 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
 矇眡矚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官縣設鼗以
 為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
 磬以鐘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夏擊則祝敵球則
 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
 奉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
 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

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
 鐘鼓應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
 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
 登歌篋虞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
 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
 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
 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
 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
 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
 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

繫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志卷第八十



字四百个
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遠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罇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首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裏之是無匏音也頃器以

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持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夫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罇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